

MY AUTOBIOGRAPHY

一个流浪汉·一个绅士·一个诗人·一个梦想者

[英] 查理·卓别林◎著 叶冬心◎译



一生想过浪漫生活

卓别林自传

Charles chapli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英] 查理·卓别林◎著 叶冬心◎译



一个流浪汉



一个绅士

一个诗人



一个梦想者

一生想过浪漫生活

卓别林自传

MY AUTOBIOGRAPHY

Charles chapl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卓别林自传/[英]卓别林著;叶冬心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5

ISBN 7-80173-301-0

I.卓… II.①卓… ②叶… III.卓别林,C.(1889~1977) 一自传
IV.K835.61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911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3498 号

版权©为 The Bodley Head Ltd 所有。经 Bodley Head 公司授权,其中文简体字版权已归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所有。

一生想过浪漫生活:卓别林自传

著 者 [英]查理·卓别林
译 者 叶冬心
策划编辑 国文润华
责任编辑 韦尔立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980 16 开
35 印张 43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301-0/K·034
定 价 4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com



CHAPLIN 目录

第 1 部·童年

1 序幕 ... 3

4 兰开夏八童伶舞蹈班 ... 37

2 童年时光 ... 6

5 艰难度日 ... 49

3 兰贝斯贫民习艺所 ... 20

第 2 部·演艺生涯

6 初登戏台 ... 75

8 第一次出国 ... 111

7 在卡诺剧团 ... 95

9 初赴纽约 ... 122

10 离开美国 ... 138

13 互助影片公司 ... 190

11 基斯顿电影制片厂 ... 146

14 和道格拉斯的友谊 ... 203

12 埃山奈电影公司 ... 171

第 **3** 部·绅士流浪汉

15 第一国家影片公司 ... 221

18 重返英国 ... 288

16 募购公债 ... 230

19 回到纽约 ... 311

17 第一次婚姻 ... 245

第 **4** 部·进入联美

20 联美影片公司 ... 327

22 《城市之光》 ... 360

21 玛丽昂·戴维丝 ... 338

第**5**部·故乡之行

23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 ... 373

24 东方之旅 ... 410

第**6**部·为自由而战斗

25 宝莲·高黛 ... 423

28 初识乌娜 ... 469

26 拍摄《大独裁者》... 439

29 《凡尔杜先生》... 485

27 一个孤独的人 ... 456

30 好莱坞的最后时日 ... 499

第**7**部·永别好莱坞

31 永别纽约 ... 519

32 定居瑞士 ... 532

第**1**部



童 年

序 幕

在威斯敏斯特桥通车之前，肯宁顿路还只是一条骑道。一七五〇年后，才从桥头那儿新辟了一条路，直接通到布赖顿区。这样一来，我在那儿度过大部分童年的肯宁顿路上，就出现了一些建筑得很华美的房子，它们临街的一面都有铁栏杆围着的



十九世纪中叶的肯宁顿路

的阳台，居民也许还在那上面看到过乔治四世驾幸布赖顿区。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那儿多数的宅门已经零落破败，改成了论间出租的住房和公寓。然而，其中仍有一些保持着原状，里面住的都是医生、富商和歌舞剧名角儿。每逢星期日上午，沿肯宁顿路，你不时可以看到一辆时髦的双轮弹簧马车，在一家住宅门口停下，准备接一位歌舞剧演员去兜风；经过十里路程的遨游，他可以远达诺伍德或默顿，回来时还要沿途停车，光顾各个酒馆，如白马酒馆，号角酒馆，以及肯宁顿路上的巨盅酒馆等。

我十二岁那年，常常站在巨盅酒馆外面，留心看这些大名鼎鼎的先生们跳下他们的马车，走进酒馆休息室，到那歌舞剧红角儿聚会的地方；原来他们星期日回家午饭之前，习惯是要在那儿来上最后“一杯”的。身上穿的是格子花纹衣服，头上戴的是灰色常礼帽，钻石戒指和领带别针灿灿闪亮；瞧他们风头够多么足啊！星期日午后两点钟，酒馆歇业关门了，于是这些顾客都一溜儿走到外边，彼此开一会儿玩笑，

然后互相道别。这时候我总是出神地紧瞅着他们,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他们有的摆出了神气怪招笑的一副架子。

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那情景就好像是太阳隐进了云层一样。这时我才走向肯宁顿路后边不远那一排凄凉的破旧屋子,回到波纳尔弄三号,走上那道通到我们家小顶楼、摇晃得像就要倒塌的扶梯。屋子里的情景见了叫你感到沮丧,那儿空气污浊,只看到桶里的污水和破旧的衣服。在我要谈到的那一个星期日,母亲正坐在那儿向窗外呆看。后来,她转过了身,衰弱无力地笑了笑。屋子里很闭塞,它只略大于十二英尺见方,并且看上去要更加小,而那斜倾的屋顶也显得更加低。靠墙的桌子上摆满了龌龊的盆子和茶杯;低矮的墙根儿那块地方恰够安放母亲给漆成了白色的那张旧铁床。床与窗之间是一个小火炉,床脚头是一张旧扶手椅,它被拆开了改装成一张单人床,我哥哥雪尼就在那上面睡。但是,那时候雪尼出海去了。

那一个星期日,屋子里的气氛更使人感到抑郁,因为,不知道为了什么,母亲不曾收拾屋子。往常,她总是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因为她性情开朗,兴致很好,并且年纪还轻,那时还不到三十七岁,她能使那间寒碜的顶楼显得十分舒适。特别是在冬天的星期日早晨,她总是让我在床上吃早饭,我一醒就看见小屋里收拾得挺整齐,小火炉里的火烧得挺旺,炉台上的水壶热气腾腾,一条鳕鱼或者熏鲱鱼放在火炉炭围跟前,这样她烤面包时就可以不致让它冷了。母亲喜孜孜地出现在我身边,屋子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开水灌进我们的陶器茶壶时发出了柔和低沉的声音,我这时候看自己的每周滑稽连环画:这一切是我在一个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享受到的乐趣。

但是,那一个星期日她却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望着窗外。最近三天里,她一直坐在那个窗口,显得那么异样地沉默寡言,心事重重。我知道她很烦恼。雪尼出海了,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信了,而母亲租来拼命做活计、挣点儿钱维持我们生活的那架缝纫机,已经因为过期未付分期摊付金而被收去了(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再说,我靠教舞蹈挣来贴补家用的每星期五个先令也突然落空了。

我不大留意我们的经济恐慌,因为我们经常在那种恐慌中过日子;再说,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儿,我对家中的烦恼事情很容易淡忘了。仍旧和往常一样,我总是放学后才回家,帮母亲做点杂事,倒掉污水,

拎一桶干净水上楼,接着就匆忙赶到麦卡西家去,在他们那儿度过整个黄昏——只想到要躲开我们家令人愁闷的那间顶楼。

麦卡西夫妇是我母亲在歌舞团内演唱时认识的老朋友。他们在肯宁顿路比较幽静的地方租了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过的那种生活在我们看来是相当富裕的。麦卡西夫妇有一个儿子叫沃利,我总是和他一块儿玩到天黑,照例要被留下



在伦敦肯宁顿路小学读书时的卓别林
(7岁半)

来吃茶点。而那样留连着不走,我就扰了他们好多顿晚饭。有时候麦卡西太太探询母亲的近况,问最近怎么没有见到她,于是我就托词掩饰一下,原来母亲自从生活潦倒后,就难得去看她剧团里那些朋友了。

当然,有时候我也待在自己家里,于是母亲就沏一壶茶,用烤肉上滴下的油煎一些面包,我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再读一个小时书给我听,她书读得非常好听,这时我就感到和母亲在一块儿很快乐,觉得自己待在家里要比去麦卡西家更好玩儿。

再说,那天我一走进屋子,她就转过身来,用谴责的眼光瞅着我。我看到她那副模样,不觉大吃一惊。她面孔消瘦,形容憔悴,眼睛里露出一个人熬受着痛苦时的神情。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控制了我,我一时感到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又是想要留在家里陪着她,又是急于摆脱开家中的一切烦恼。她愣头愣脑地瞅着我。“你干吗不上麦卡西家去呀?”她说。

我差点儿哭了出来。“我要陪着你。”

她别过脸去,茫然地望着窗外。“快到麦卡西家去吃你的晚饭吧——家里没你吃的啦。”

我听出她的口气里是在责备我,但是我仍旧赖着不肯走。“既然你要我去,那么,我就走吧,”我最后勉强地说。

她苦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脑袋。“好,好,你快去吧。”虽然我也曾央求她让我留下,但是她坚持要我走。看到她一个人留在那间可怜的顶楼里,我走的时候怀着负疚的心情,但是当时压根儿没想到,就在此后

不多几天内，一件可怖的噩运就要降落在她身上了。

童年时光

我于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六日晚上八时，出生在沃尔沃斯区的东街。此后不久，我们一家人就搬到了兰贝斯区圣乔治路的西广场。据母亲说，当时我的生活是幸福的。我们的家境相当宽裕，一家人住了三间设备很优雅的屋子。童年时有一件回忆得起的事：母亲每天晚上去剧院之前，总让我和雪尼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爱怜地给我们把被窝掖好，然后将我们嘱托给那个女仆。我三岁半时，在我的那个小天地里，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既然比我大四岁的雪尼有本领变戏法，会把一块硬币吞下肚去，再从脖子后边取了出来，我就不甘示弱，也同样地把一枚半便士的硬币吞了下去，害得母亲只好去请医生。



童年时代的卓别林

每天夜里从戏院回到了家，母亲照例要留一些好吃的东西在桌上——一块那不勒斯式蛋糕*，或者几粒糖果——让我和雪尼第二天早晨吃，讲好了要我们早晨别吵闹，因为她往往睡得很迟。

母亲是杂剧场的喜剧演员，那时年纪刚近三十，长得娇小玲珑，白皙的面孔，青紫色的眼

* 一种多层夹心蛋糕。

——译注



卓别林的母亲

* 英国著名的贵族化公立学校。

——译注

** 为了马拉有轨车便于在狭窄地方掉头而设于终点站的旋转装置，系上面敷有轨道、可以旋转的金属圆板。车驶上旋转盘，盘随着旋转，盘轨与另一条路轨衔接，车即沿返回路线驶去。

——译注

睛，淡棕色的长发一直垂到了腰底下。我和雪尼都崇拜母亲。虽然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位倾国倾城的佳人，但我们都觉得她美丽得像天仙一样。多年以后，那些认识她的人还对我说，她当时娇艳可爱，有着一一种迷人的风韵。她常常很得意地把我们弟兄俩打扮得整整齐齐，星期日一块儿出去旅行，雪尼穿的是伊登中学*学生装和长裤，我身上是一件蓝色天鹅绒上衣，配上一副蓝色手套。每逢这种时候，我们总是沿着肯宁顿路漫步，一路上出足了风头。

在那些日子里，伦敦的一切都是那样从容不迫。动作的节拍是从容的；甚至那些马拉着有轨的车，沿威斯敏斯特桥路跑下去时，也踏着从容的步子，然后，到了桥边路尽头，在那旋转盘**上，也从容不迫地拐过弯去。记得在母亲走红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也住在威斯敏斯特桥路。那儿的人都显得欢欣而和蔼，街上都是一些吸引人的店铺、酒馆和音乐厅。路拐角上对着桥的那家水果店里陈设得五光十色，铺子外面也都是排列得整整齐齐、堆得高高的水果：橘子、苹果、梨和香蕉，而这就跟河对面那座庄严灰暗的议会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伦敦，这就是我情感渐萌、思路初开时的伦敦：记得那春光明媚的兰贝斯；记得那些琐微细碎的事情；记得怎样和母亲坐在公共马车顶层上，我试着去触那掠过去的紫丁香树枝；再有那些扔在有轨马车和公共马车站附近人行道上的车票，五颜六色：橘黄的，蓝的，粉红的，绿的；再有威斯敏斯特桥路拐角上那些脸色红润的卖花姑娘，她们正在做一些鲜艳的纽扣眼插花，灵巧的手指拨弄着闪亮的锡箔和颤巍巍的羊齿草；再有那些刚

洒过水的玫瑰花，它们在润湿中散发着香味，勾起了我迷离恍惚的忧郁；再有那些令人感到抑郁寡欢的星期日，那些面色苍白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孩子走过威斯敏斯特桥上很小心地拿好了他们的玩具风车和彩色汽球；再有那些一便士的妈妈船*，它们驶过桥底下时，怎样轻轻地吧烟囱倒下来。我相信，我的心灵就是在这一切琐事中成长的。

* 一种每次收费一便士的游艇，因船身宽大，行驶甚缓，故有此称。

——译注

再有我们家客厅里那些曾经影响了我情绪的东西：母亲的那幅和真人一般大小的蕾尔·格温**画像，使我感到厌恶；我们家餐具架上的那些长颈水瓶，使我感到愁闷；那个圆形的小八音琴，它的珐琅面上绘了几个云雾中的天使，我看了又是欢喜又是迷惑。我喜爱的却是那个用六便士从吉卜赛人那儿买来的玩具椅子，它使我体会到一种占有财物的特殊感觉。

** 蕾尔·格温(1650—1687)：伦敦名噪一时的舞女和演员，英王查理二世的情妇。

——译注

我记忆中的一些不平凡的大事是：一次跟母亲一起去水族馆***看杂耍，看到了“她”，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熊熊烈火中伸出脑袋向人微笑，我们还花了六便士摸彩，母亲把我举到一个装满木屑的大桶口边，让我从里面摸一包意想不到的东西，结果包里是一只吹不出声音来的糖口哨，还有一只玩具红宝石胸针。再有一次是去坎特伯雷杂剧场，我坐在一张红丝绒椅子上，看父亲表演……

*** 坐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对面维多利亚街转角上的一个游乐场，当时里面有游艺合串和杂耍表演等。

——原注

后来，天黑了，坐在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顶上，母亲把我裹在一条旅行毯里，车上还有她剧团里的一些朋友，我们的吹鼓手吹响了号角，和着马匹的得得蹄声和挽具的丁丁铃声，沿着肯宁顿路驶去，于是我就沉浸在他们的欢乐和嬉笑声中。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能那已是事情发生后的一个月,也可能是几天以后,我突然觉出母亲的举动和外界的情形都不大对头。那一天她整个上午都和一个女朋友在外面,回到家里时她是那么激动。我正地板上玩耍,意会到笼罩在我上空的气氛极度紧张,而我则好像是在井底下倾听什么似的。母亲又是哭又是说什么,她一再提到一个叫阿姆斯特朗的家伙——阿姆斯特朗说这呀,阿姆斯特朗说那呀,瞧阿姆斯特朗这个畜生!看她那样异乎寻常地激动和紧张,于是我哭了,哭得很厉害,母亲只好抱起我来哄我。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那天下午是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原来母亲刚从法院回来,她告父亲不赡养他的孩子,可是官司打得不太顺利。阿姆斯特朗是我父亲的律师。

我不大知道自己有一个父亲,也不记得他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生活过。他也是一位喜剧演员,为人安静,喜欢沉思,有着一双乌黑的眼睛。母亲说他长得像拿破仑。他还有一条洪亮的嗓子,被公认为是一位优秀的艺人。甚至是在那个年代里,他也能挣到每星期四十镑的高薪。毛病出在他嗜酒如命,据母亲说,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俩离了婚。

在那个年头里,歌舞剧演员要不喝酒,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戏院里都卖酒,演员演完戏后,总要到戏馆附设的酒吧间和那些主顾们



卓别林的父亲

对饮。有一些戏院,它们酒吧间赚的钱要比票房赚的还多。更有许多名角儿,他们之所以能拿到大量的薪酬,不但因为他们有演唱的才能,而且因为他们把大部分钱都花在戏馆的酒吧间里。所以不少的艺人,都在酩酊中毁了他们的一生,而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因饮酒过度病故,死时刚三十七岁。

母亲总是以幽默和愁怨的口气谈到有关他的事情。他喝酒时脾气很暴躁,有一次他大发雷霆,母亲就和几个朋友一起跑到了布赖顿去,父亲盛怒之下拍了一个电报:“你打算怎样?立即电复!”她的回电是:

“打算跳舞、宴会、野餐，亲爱的！”

母亲在姐妹二人中居长。外祖父名叫查尔斯·希尔，出生于爱尔兰科克郡，是一个爱尔兰皮匠。他面色红润，一头蓬松的白发，胡子长得有些像惠斯勒*所画的卡莱尔。风湿痛把他折磨得够苦，据他说，民族主义者起义的时候，他因为要躲避那些警察，睡在潮湿地上，结果就染上了这毛病。最后他在伦敦落了户，在沃尔沃斯区的东街上靠修理皮鞋过日子。

外祖母一半是吉卜赛人。这件事原是我们家的一件秘密。然而外祖母却常常夸口，说什么她家里是一向付高价地租的。她娘家姓史密斯。我只记得她是一个性情活泼的小老太婆，每次看见了我，总是学着小孩儿讲话的声调跟我亲热。我还不满六岁那年，她就死了。她早已和外祖父离开，至于那是为了什么，他们俩谁也不肯说明。但是据凯特姨妈透露，那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三角恋爱纠纷，外祖母和她的新欢在一起时被外祖父给撞破了。

如果以普通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家道德观，那就像将一支寒暑表放在沸水里一样荒唐。由于具有这样一种世传的特性，皮匠的两个漂亮女儿就很快地离开了家庭，被吸引到舞台上去了。

母亲的妹妹凯特姨妈，也是一位喜剧演员，但有关她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她只间或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一下。她长得很标致，可脾气挺大，始终不能和我母亲融洽相处。她也偶尔来我家玩，但往往是因为母亲说了一句什么话，或做了一件什么事，突然引起她大动肝火，闹得不欢而散。

母亲十八岁那年和一个中年男子私奔，逃

* 詹姆斯·阿波特·麦克内尔·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他给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画的一幅像，被认为是他油画中的精品。

——译注

